

报告文学集

# 成功者的道路

李显福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357

《成功者的道路》李显福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显福

报告文学集

# 成功者的道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种人意志能令十商书了气主群... (《人地...》)  
商种果... (《“工...”...》)

## 成功者的道路》报告文学集

用... (《...》)

... (《...》)

那个苏联著名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致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一年又一年，我国的人民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象这样奋斗着，在历史的纪功碑上，不断增添着各行各业杰出者的名字，犹若璀璨的星斗，照耀着后来者。

本集从这众多的群星中采撷来13颗。他们分布在科技、文化、教育、工业等各条战线，既有二十出头的个体户姑娘，又有年过花甲的科研人员。若干年来，他们不愿虚度年华，各自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前进，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又爬起来……满身血污也在所不辞。于是，梁锡昌为教育部夺得了第一个国家二等发明奖，《曲线》），苟文彬在世界科技之林中为山城重庆夺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块世界金牌《神灯》）；于是，刘文兰用四十多年的心血使景德幼儿园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睐（《为了孩子》），张蜀全夫妇勒紧裤带创办的私人小学得到了政府的表彰（《长江边的播火者》）；于是身患癌症的李咸章探索出了治白血病的妙方（《同死神搏斗

的人》),涉世不深的魏妮娜生产了外商十分满意的钟簪(《魏妮娜和她的“袖珍工厂”》),曾碧仙领导的集体商店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财大气粗的国营商店(《女人的风格》)……

作者是新闻记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准则，用现实主义的笔记叙了他们的悲喜剧，探索了心路历程，描摹出10多条与众不同的艰难曲折的奋斗之路，绘出了10多个引人入胜的生命轨迹，给正在或将要不愿虚度年华的读者以借鉴和启迪。

平岳林聖廟對聖父會主封了良月入國恩，平一又平一  
，定各師普出木业各各善德韻酒不，土朝似時帥火風茲，普  
，普來以善聯照，十星前送赴送赴  
，蘇許五事公門謝。離江來縣系中聖釋帥受众型以聚本  
又，舉故自特个帥兵出十二市相，辦路希各等业工，青殊，游天  
自喜，單平氣盡然不階帥，朱半干苦，買入和快帥甲帥此平育  
朱強承及，領九又，朱其線，丁開起，批前神目帥中心三，由善隨  
一幫了郭希雅育族長呂醫藥，吳千，解不依在為西血魯戰……  
山夜中林之蘇許界世為耕文范，《《舞曲》》，笑陽鬼爭二客因个  
，吳千，《《鼓明》》執金界曲聖一幫帥朱以吏育丁四希央重知  
文并雄固合難了陸野國北以蘇若野血以帥手愛十四用兰文候  
帥衣飽帶稱幫修睦夫全覆米，《《予解了成》》和查帥照臉  
吳千，《《普次翻帥鼓工興》》津泰帥稱就了陸野學小八外  
平教帳及同》）女姓帥臨白前了出來野章為率帥每無惡意

## 目 录

|                   |         |
|-------------------|---------|
| 长江边的播火者·····      | ( 1 )   |
| 一颗母亲的心·····       | ( 28 )  |
| 为了孩子·····         | ( 43 )  |
| 神灯·····           | ( 69 )  |
| 曲线·····           | ( 101 ) |
| 同死神搏斗的人·····      | ( 129 ) |
| 回天力·····          | ( 150 ) |
| 从工人到高工·····       | ( 169 ) |
| 魏妮娜和她的“袖珍”工厂····· | ( 186 ) |
| 女人的风格·····        | ( 212 ) |
| 龙的起飞·····         | ( 232 ) |
| 刻刀下的世界·····       | ( 265 ) |
| 成功者的路·····        | ( 279 ) |
| 戴着枷锁跳舞(代后记)·····  | ( 289 ) |

## 长江边的播火者

用教诲减轻人类的不幸，用文学减少人类的痛苦，用才智增强人类的力量。

——拜伦：《普罗米修斯》

长江，从青藏高原的沱沱河发源，一路挟雷持电，穿山越岭，直奔东海。在这万里之途，它孕育、滋养了玉树、宜宾、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地区。它们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生活富庶，不愧为长江边上的颗颗明珠。

但是，大江两岸还有更多的高山大崖，荒岭秃坡，既有刀耕火种，也有母系氏族，文化落后，生活贫穷。大江两岸既有昌明的科学文化在高歌，也有愚昧无知的瘟神在游荡。

一个乡办煤矿明知井下要穿水，仍继续开采，结果地下水涌出，淹死十人。一个养牛专业户的牛长了虱子，既不懂医又不去求医，自作主张，用“敌百虫”治，结果三头牛被毒死二头，损失一千六百多元。一个农民病了，不求医，信神信鬼，结果钱花了，人也死了。一对年轻的恋人抗不过家

大江颤抖了。大江哭泣了。

复员军人张蜀全也在颤抖，也在哭泣。

一九七九年春天，他从工程兵部队复员回到了地处长江之滨的重庆市长寿县华中乡，在小学当代课老师。眼看家乡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一年年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吃穿问题，心里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但随着时间的推延，家乡人民缺少科学文化，贫穷愚昧的现状象一个沉重的铁锤，阵阵敲击着他的强健的神经，象一只巨大的手，紧紧揪着他诚挚的心。

家乡啊，千年流，万年淌的长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不能象长江的其他儿女那样有一双博风击雨的翅膀，展翅翱翔？

翅膀。翅膀就是科学文化。家乡却缺少它。大江奔腾，惊涛拍岸。他苦苦思索着，一颗颗不可名状的苦涩的泪珠从他眼睫毛下掉下——掉到了河滩上，掉进了江水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好了，广大农民却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多学一点文化科学知识。他们从心里不愿再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苦了。但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办学校。农民的需要与国家有限的计划出现了矛盾。许多小学生流散在社会上，他们的年龄小，文化低，辍学在家，既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不会从事其他工作。父辈们说这些孩子是“狗屎做鞭子——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二、三年一过，头脑里那点可怜的知识也遗忘了，又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文盲。

给家乡人民以文化，给家乡人民以科学，给家乡人民以腾飞的坚强翅膀！

张蜀全热血沸腾，猛地站起，面对云遮雾绕的巍巍东山，象是在对苍天发誓般自言自语：纵观全宇，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孪生兄弟，我要赶走贫穷，赶走愚昧，我要办私学。封建时代的武训尚能办义学，新社会的共产党员还能不如古人么？

## 二

“蜀全，你……”一个气吁吁的声音。

“噗噗……”张蜀全满头大汗，挥动手中的小锄头，使劲地挖着墙壁。西边的墙，他已经挖开了一个矩形的洞。

这栋一九八〇年才建的八十四平方米的新屋，是儿子和媳妇刘伦珍辛辛苦苦挣起来的。多好的墙身啊。红色的粘土被墙杵夯得严严实实的，墙面被打板磨得光溜溜的，好象县城大剧院里的那幅赭色的丝绒大幕般油光泛亮。这每寸墙身，每块墙面都掺合着自己的汗水，印着自己的指纹啊！看见儿子还在使劲地挖，父亲的心在滴血，他大声问道：“蜀全，你真要挖？”

儿子扭头看着父亲，点了点头。

“你是做的哪年子梦啊？”父亲定定的看着儿子。

“爸，不是梦，是现实。”儿子用衣裳角揩了揩汗水。

“乡里都同意我办了。你们老一辈没有文化，吃了好多苦头啊！你不是差点把耗子药当成头痛粉了吗？没有文化的地方是发不了财的哟。”

父亲不吭声了，好一阵才问：“伦珍呢？”

“她买书去了。”

“我是说她同意吗？”父亲提高了声调。“她不但同意，还要和我一起教哩。”

媳妇刘伦珍是新华小学的工分教师，已有八年教龄了，连年都是县的先进，现在却要转来和儿子一起办私学。老人觉得头都大了。他气哼哼地说：“你自己胡搞不上算，还要拉上人家。你晓不晓得你有两个娃儿。你两个不吃饭，娃儿可经不起饿哟。”

“爸，娃儿没得吃的話，请你老人家救济嘛。”儿子笑嘻嘻地说。

“哼，小一辈不管二辈。”

父亲转到屋里。张蜀全恰好把墙挖穿了一个大洞。阳光钻进洞口，象聚光灯一般照在父亲的脸上。他看了看西边那个洞，又比了比儿子正在挖的这个洞，一本正经地说：“还应开大点。你这房子没有人家学校空间高，窗子应开大点，多进来些阳光。你不要把人家的孩子害成近视眼。”

“不会，屋内要安电灯，墙壁要再刷一层石灰，电灯一亮，四壁生辉……”

“不行。要开大点，来，从这里挖。”

“爸。我也想挖大一点。但是，”儿子停下手中的锄头，望着父亲说，“昨晚，我和伦珍盘算了一下，做课桌，黑板的料还差得多。我这里再开大点，就又要多花木料……”

“找乡政府嘛。”父亲不等儿子说完，各自转身走了。

昨晚，张蜀全和妻子商量了几乎半个通宵，妻子的心还

是不踏实，惴惴地说：“我怕，万一搞不好呢？蜀全，这比不得做买卖。亏了本，我俩打落门牙往肚内吞，对别人没影响哟。这是教人，教农民弟兄的娃儿呀！教不好，叫我咋个有脸见人？咋个活在世上？庄稼不好是一季，教人不好是一世啊！”

“我都想过。只要我俩同心同德，没有跨不过的长江，翻不过的东山。”张蜀全把右手，指一个个伸到妻子面前，

“我们几个有利条件：第一，我们两个都教过书，有一定教学经验；第二，小学各个年级我们都教过；第三，我在部队体工队、文工队呆过，音乐、体育、美术都能胜任；第四，我们的父母都是文盲，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第五，有中央的支持。”

“我的心总是悬着的。”张蜀全说：“我们夫妻俩，选定了个苦，‘悬’什么？铁下心来干。教不好，我们去跳长江算个了。”

“殉情而死，我不干。”刘伦珍笑道：“这叫背水一战，象淮阴侯韩信那样。你不愿死，就拼命把学校办好。”张蜀全正南其北地说：“古老的中国，从孔子以来，激励着一代代有识之士兴义学、作人师的美德启迪着张蜀全夫妇，给家乡传播文化之火，使家乡能同长江沿岸的其他地方并驾齐驱的理想激励着川东山区这一对普通的青年农民。火红的心在胸腔内跳动，热血在全身奔流，无数个细胞在鼓噪，在萌动、在聚合。

燃烧的火炬，举起来了。住房腾出来了，隔墙打开了，过去堆灰、粪的十一平方米的小屋成了住房，柜子、箱子可没处放了。刘伦珍皱着眉

头，问：“蜀全，这些就堆在露天坝？”张蜀全拿出十圈买来的铁丝，说：“让它们变成梁上君子，高高在上，就不占地了。”

箱子、柜子被一个个吊到了猪圈屋和灰屋的梁上。刘伦珍指着“教室”说：“蜀全，这墙不白。”

“我明天去担石灰来粉刷，保证比公办小学还白。”石灰厂在涪陵黑沟山那边，十好几里远呢。张蜀全扫了一眼屋内，指着楼板、门板和案板说：“用它们。”

“还有黑板，凳子呢？”刘伦珍象硕士答辩会上主考的老教授，丈夫刚把前一个问题回答完，后一个问题又抛出来了。张蜀全心里明白，她是在对这个即将诞生的学校的各个方面进行全盘的考查，宁肯把问题解决在开学之前，而不愿在开学后出现问题，影响教学。

这黑板和凳子却没法解决。家里能用的木料，家什都全部派上用场了。凳子无法解决还好办，叫学生带来，但黑板叫谁带来？总不能不要黑板。张蜀全一锄一锄地挖着，脑袋里却在飞快地思索着。等伦珍回来，和她说一声，把那才做的柜子和从部队带回的作纪念的樟木箱子拆了做黑板……

张蜀全侧身一看，父亲已把一块四楞方正的柏料放在了地坝上，头上冒出颗颗汗珠。这是父亲作棺材用的寿木，前几年置下的。他张着惊疑的双眼问：“爸，你这寿木……”

“拿给你做黑板。把窗子开大点。办一件事就要象一件

事。免得乡亲们骂我张三人的儿子是‘轰火药’。”

在川东农村，人们总是以有一副好的寿木为荣，再穷的人家也要省吃俭用，甚至不吃不喝，想方设法弄到一副寿木，有的人则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屋基地上种上四颗柏树，几十年后，作为自己和老伴儿的寿木、闭眼后的“长睡床”。而今，父亲居然把自己渴望了几十年的宝贝献出来办学了。

张蜀全双眼充满了泪，动情地叫道：“爸——”

三

日出东山，烧红了长江，烧红了山川。

座座农舍里，冒出了乳白色的炊烟，早起的农民下地了。

飞龙乡云台村崎岖的山路上，一个矮敦敦的青年，顶着浓重的晨雾坚定地迈开双脚，背上用印花麻布背着的孩子还在呼呼入睡，脚上的解放鞋已被露水浸湿了，头发早已没有一根干的，这是张蜀全。

刘伦珍呢？她可没在家做早饭。此时，正抱着女儿走在福胜村的羊肠小道上。刚才，孩子在背上撒尿了，浸湿了半背，冷风一吹，象背了一块厚冰。头上热汗淋漓，嘴和鼻孔一齐出粗气，还不解胸内之压抑，双脚走痛了。她真想坐下舒心地喘喘气，喂呀呀哭叫的孩子几口奶。不，不能。前面的路还长得很……

昨天，是预定开学的第一天。报名的三十八个学生应该全部到校，举行开学典礼。可是，到了十点半，才稀稀拉拉地来了几个，夫妻俩好不着急。十一点三十分了，好不容易

才来了十九个，再等，也不会来了。

那十九个为什么不来上学呢？

夫妇俩急得心象猫抓一样难受。最小的孩子又在家里哭开了，一声比一声大，揪着父母的心。张蜀全真想跑过去，把满腹的气出在这一岁多的孩子身上。

沙沙，屋外斑竹林的竹叶摩擦着，那一片片毛茸茸的叶子象是在摩擦着张蜀全的滴血的心。

烈日当空，热气四窜。虽有小风吹着，一颗颗豆粒般的汗珠仍从张蜀全额头上涌出，汇集成条条小溪，象虫子般从脸上爬下，滚到地上。

刘伦珍勾着头，漫无目的地翻着语文书，两颗黄豆大的泪珠落在书上……

学生们看见老师急成这般模样，突然来了勇气，打开了话的闸门，七嘴八舌地报告了他们从家长和群众那里听来的话：“张老师，我家二爸说，啥子私人办学哟！解放前才有那东西，现在又要复古？”

“牛儿的老汉说：哪有学校拿给私人办的？国家都办不好，你私人还办得好？你晓得东山上有多好树子？”

“我妈就是不准我来。说私人办的学校，没有毕业证，读了也没有前途，还不如不读的好。”

这无异于在张蜀全夫妇的伤口上撒盐。刘伦珍急得要哭了，她一个箭步冲进灰屋，含着泪料理孩子去了。张蜀全呢，木雕似地站着，双唇闭成一条缝，两腮的咬肌犹若有许多沟壑的大山，汗水从条条沟壑中流过。他的一双大眼死死盯着横亘在前的东山，似乎硬要数清那上面的松树、柏树、

青桐树，两个瞳仁都要鼓出来了，好一阵才对周围的学生说：“别说了，我明白了。”

张蜀全夫妇私人办学，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很不满意。这是个当了三十多年基层干部，迹近于文盲的妇女。她对有文化的人，特别是她的有文化的臣民很不感兴趣，集三十多年基层领导的经验证明，越有文化，心越空，脑越灵，就越不服管教。你有门方，他有对子，你有长箩索，他有翘扁担。要是这样，领导干部咋当？美国、英国，不就是因为人民文化高，天天闹游行示威，弄得领导不好当么？张蜀全夫妇是全大队文化水平最高的，因此，她很

不满意，但又挤不走，于是公开说：“他两口子文化高，我统治不了……”而今，这两人要办私学，正好撞在她的唇枪舌剑上了。但公开反对又不行，有上级领导支持，有中央的红头子文件，于是就以干部、领导的身分私下里向群众吹风：“几十年了，学校都是党办，国家办，哪兴私人办？”

“你去读嘛，将来出了问题，莫要来找我哈。”

在山村里，书记就是党，就是权威。副书记的一席话人们还不听？于是纷纷阻住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进张蜀全的私学。副书记家附近，以汤维仲之女汤秋蓉为首的三个学生首先响应。

阳光象火一样烧烤着，要把山川万物，大千世界烧毁！

怎么办呢？面对着这股已瓦解了十九个学生，已瓦解了不少群众的心的风。

反抗，斗争，迎风而上，象当年打隧道，建毛主席纪念馆一样，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从部队这个熔炉冶炼回来的张蜀全还从未在困难面前败过阵，在强人面前低过头。为了

孩子们的明天，为了长寿县，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困难纵有东山高，张蜀全也要踏平它！”

他对刘伦珍说：“我们推迟两天开学，明早，你我挨个去动员。”

“他们不来呢？”

“不会，心诚石开花嘛。”张蜀全尽量给妻子打气，“只要动员来十个，就是大大的胜利。二十九个同学，我们手把手教，明年这时候，让他们看看咱私学是不是耍种！”

张蜀全来到了塘湾陈素梅的家。陈素梅不在，家里只有她的父亲陈友福。他听了张蜀全三番五次的解释。动员后，还是那句凉得透人的话：“我这女娃子读来有啥用场哟！读了还是升不了学，倒不如将几块钱的学费拿去买个猪儿来给她喂，一年下来还卖得到几个钱。”

“如果好好学习，成绩好，还是能升学的。”张蜀全抓住问题的核心，进一步开导，“素梅还小，正是学文化长知识的时候。让她在家里喂猪儿，耽误了一辈子，可划不来

……”任张蜀全嘴巴说出了血泡子，陈友福理也不理，只顾低头干自己的事。

张蜀全悻悻地走了。

刘伦珍也在汤秋蓉家碰了一鼻子灰。

第二天一早，张蜀全又来到了陈素梅家。他还要和陈友福作一次思想上的较量。头晚上，他和妻子反复分析了陈友福的思想，已研究好了对策，非让陈素梅来上学不可，这女娃儿很聪明，在家闲耍起，于己于国都不利呀。

陈友福见张蜀全又来了，满脸不高兴，低着头一刀又一

刀地宰猪草，连“坐”也不喊一声。张蜀全可不管这冷淡，主动出击：“老陈，你看这样好不好，素梅的学费先一文不收，读了以后，等她考上了中学再交。”

俄顷，陈友福古铜色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光彩，双眼亮了一下，抬头问：“要是考不上呢？”

“当然不收。”

老实巴交，一分钱也捏得出水的陈友福被面前这个背着娃儿的男子汉感动了，不要钱，白给我教孩子一年，就是考不上学校也划得来哟。素梅总可以掬点知识，喝到几滴墨水嘛。于是，连声说：“好，好，明天就让她来上学。”行行复行行，他俩走了一户又一户，过了一村又一村。如同陈友福一样，家长们被这两颗赤诚的心感动了，他们叫拢来在田里捉泥鳅、黄鳝，或在竹林里捞柴，掏雀窝，或在菜地里摘菜、抓虫的儿女们，从贴身的衣袋里，或从裤腰带上，或从枕头下面，或从箱子里取出钱袋，翻出折了又折的六元钱，颤抖着双手交给孩子：“明天去上学，读不好，这一辈子就休想再进校门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私立小学象长江中一往无前的航船一样，终于驶过了一处处急流险滩，征服了一个个凶波恶浪，胜利开学了。三十八名报名的学生来了三十四名，副书记周围的三名学生始终没来。

这是一次值得载入地方志的胜利。

#### 四

“爸爸，我想吃肉。”大女儿搁下筷子，不吃了。

桌子上，只有一大碗绿生生的炒瓢儿白，除时有盐味儿、辣味儿以外，袖星也没有点儿。

“这菜好吃，叶绿素多，营养价值高。”张蜀全大口大口地嚼着瓢儿白，给女儿做榜样，眼眶里，却有泪花闪烁。

“妈妈，我要吃蛋蛋。”小女儿翘起小嘴巴说。

刘伦珍看了看不到三岁的发育不良的女儿，鼻头发酸，嗓子哽住了，一口包谷稀饭怎么也吞不下去。

为了办学，夫妻俩把家里仅有的钱都贴进去了，不要说割肉，吃鸡蛋，就连麸醋、酱油、菜油这几样川东人饮食中，起码的佐料都压缩了。天天吃的菜就是水煮盐炒，盐炒水煮。有时，吃得口吐清水，翻肠倒胃，两个孩子跟着大人过，圆脸蛋变长了，小胖手变成了干柴棍。张蜀全总是那句老话：“这比困难时期好，那时连饭也吃不饱。多吃饭，饭营养价值高。油呀醋呀，纯粹是调味品。你我不需要调味。食欲生来就好得很，顿顿可吃三大碗哩。”

张蜀全诓着小女儿：“等你满二岁时，爸爸给你煮个蛋。”

“我要吃，要吃……”小女儿哭得一脸鼻涕。

“有。刚才我还在鸡窝里捡了一个。”大女儿跑进屋拿出一个又大又白的鸡蛋。

“乖乖，这蛋不能吃。等凑上二十个，星期天，爸爸要拿到街上去卖。”

“卖了割肉？”大女儿两撇眉毛弯成了月牙，丹凤眼变成了豆角。